



王延武
—
著



中国 历代官场 漫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延武
著

中国 历代官场 漫话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谢 雪
责任校对:伍登富
封面设计:任兆祥
技术设计:古 蓉

中国历代官场漫话

王延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08mm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字数 330 千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193-9/K·475

印数:1—10000

定价:15.00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的先贤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此所谓人生之三不朽。古往今来，被认可达此标准的人不算太多。在中国古代，被认可的不朽之人，多是以自己的品格、行为、言论影响国家兴衰治乱的人物。所以，在古代中国，提倡“三立”虽是为人的精神立说，但要求人的身体活动于国家政治之中，故而中国古时，人若关心自己的精神，必关心国家政治。如若不然，所谓“三立”就立不起来。造成这种现象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呢？是中国国家和国家行政机构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能在温饱之余关注自己精神的人，他必得面对国家。

在中国，有史迹可证的王朝当以夏为最早，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了。据说在夏之前还有黄帝、尧、舜等君主。可惜他们的年代距我们太遥远，已找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但如果相信传说也是一种证据，那中国土地上的国家，就已存在五千年以上了。一个国家，有君主，有人民，就要“设官以治众”。官是什么？在汉字中，官、管、馆三字相通。据此，我们可以说，官就是拥有专门馆舍，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他们既非君主，亦非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社会活动可称为官场活动。官儿们活动久了，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提高、扩大了，官场的社会位置和影响便也随之提高、扩大，到了后

来,在中国形成官僚政治,官场在此状况下当然更不会收缩。官场是一种特殊的、有别于社会其他群体活动的场所、环境、范围,其中之人的言谈、举止、追求也就有了这个群体的特性。官员中因此而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官场的生活方式也可叫官场文化。以政治对社会的渗透性而言,中国古代的政治属于官僚政治,它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官场文化也就影响着社会其他群体的文化。所以有学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官场文化。”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指出:

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官僚政治的生活,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并有着支配作用的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揆之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论断相当精辟。现在许多人都在为中国食文化走出国门而欢欣。何为食文化?广义地说,吃糠咽菜也算。但走出国门的,却是古代官员常见的“席面”。中国的服饰文化引起了世界注目,荆钗布衣当然是中国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可是真引起仿效的,还是那雍容富贵一路。这种服饰,在古代,又是属于官场专用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与官场文化融在一起。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认真看看中国官场文化,其了解必然有限。

中国的官场文化当然有自身的特殊性,可是它既已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浸润了几千年,自然也有与其他群体文化不易分清之处。要分清,不能不走向官场,不能不观察它,剖析它。好在中国传统官场和官员群体与社会其他场所、群体虽然有界线,有分隔,但并非高墙深沟,中国古代官场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距离,有如舞台

与观众,官员与大众之隔,亦似演员和观众。舞台上帷幕界断前后,观众突见有人登台入帷,装扮出来,已勾眉画脸,不是寻常模样。于是台上有唱、念、做、打,台下有猜测、感叹;“你方唱罢我登场”,开打正急之时,高腔初放之际,却又“噎”地一声,大幕落下。于是,台上的人又成了台下看客。这种隔,貌远实近,似是而非,故而官场的内幕几乎人人能言又都言之隔膜。在似隔非隔中得来的官场知识,虽有助于人们观察、剖析官场,可不一定能令其真切了解官场。许多人用模模糊糊的官场知识来诠释官场文化,显然是难以诠释清楚的。

幸而今天世态已变,社会已具备了透视传统官场的条件。以现代的政治学、社会学诸理论为指导,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官场的产生,官场的社会作用,官场意识和行为的特征等作较为准确的描述和剖析。

了解官场,了解官场文化,其现实意义何在?从大处说,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不能不知官场文化。就现实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官设职已不仅仅是国家机器独有的举措。当今社会大规模的企业、公司、学校、群众团体直至宗教团体,都需要“设官以治众”。“官员”不再是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独享的称呼,各类非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人员,都可称为“官员”。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行政官员的队伍在扩大。这个日益扩大的行政官员队伍如果不能温故知新,不能从对传统官场的剖析中作出善恶是非的判断和取舍,就难以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而仅就一般人说,了解旧官场和旧官场文化的必要性则在于强化监督意识,提高监督水平。官场需要监督自古有之,只是那时监督权归皇帝。目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社会各种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权,在理论上已交到有关的众人手上。因而这“众人”要懂得一点过去的官场。新旧虽有质的不同,但并非全无可比之处。因为文化有独立性,传承性。现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中还存在官僚主义,这与其说是制度使然,

不如说是文化使然，众人要学会监督公务管理人员，就不但要掌握今天的理论、制度、法规，还要了解一些历史的事例，以资借鉴，所谓“温故”而“知新”。

本书是为对旧官场、传统官场文化有兴趣的读者而写。主要介绍旧官场的架构、周期型态、官员行为和为官之道。在描述官场主要特征和表现的基础上，展示了中国的官场文化。由于作者见识有限，因此未必能完全满足读者之需。但是作者相信：这本取材于史籍和前人笔记、小说的书，对读者挑开官场帷幕，了解官场文化，必有帮助。读者诸君不妨和作者一起，跨入传统官场。帷内幕外，走走看看；台上场下，听听议议。然后再前前后后忖量思度，想想历史怎样裁决！说来说去，还是请，掀起帷帘——看！

目 录

前 言	(1)
-----	-----

制 度 篇

一、蟠宫凤池落人间——官场的产生	(3)
二、黄阁玉署分职守——官场的构架	(9)
1. 中央行政系列	(10)
2. 监察系列	(34)
3. 军队系列	(39)
4. 宫廷系列及其他	(42)
5. 地方行政系列	(49)
6. 官吏的任免	(54)
三、豸冠朱衣别尊卑——官场的规仪	(59)
1. 官员等级	(59)
2. 官员待遇	(68)
3. 官场礼仪	(94)
4. 官场应酬	(104)
四、烧尾青云话龙门——入官的途径	(118)
1. 入仕的正途	(118)

2. 做官的旁门	(150)
----------------	-------

周期篇

一、上下循规昌国运——建国期的官场	(168)
二、盛世显达各有方——强盛期的官场	(173)
三、奸佞执政毁国基——衰败期的官场	(184)
四、日近黄昏各投林——崩溃期的官场	(194)

百态篇

一、如霆如雷震人间——弄权作威官	(208)
二、翻云覆雨钻营忙——使奸耍滑官	(236)
三、昏天黑地混俸禄——平庸酷毒官	(255)
四、凤毛麟角口碑传——清正廉明官	(278)

官箴篇

一、修德育能保家国——官员的素质	(327)
1. 官员的德识才能	(327)
2. 官员的理想风度	(343)
二、正身自处蹶鹏程——官员的声望	(353)
1. 正身自养慎抉择	(353)
2. 官场交际有范型	(370)
三、公余生活牵宦情——官员的处世	(383)
1. 齐家应酬关前程	(384)
2. 书画棋琴养情趣	(402)
3. 交友种种识人情	(415)
放下帷幕后的叮嘱	(425)

制
度
篇



一、蟾宫凤池落人间

——官场的产生

隋唐以后，经科举考试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常被视为“蟾宫折桂”。一个人跑到月亮（蟾宫）上将长生不死的桂枝取到手，是何等艰难，又是何等的幸福啊！古人用此来祝贺读书人获得做官资格，可见在古代做官不容易。这句成语本身，含有一个故事。西晋的郤（xì）诜因地方长官推荐，得到赴京应试的资格。当时的考试方法是“策问”，即皇帝提出与治国大政有关的问题，应试者作论文回答。郤诜的论文极佳，被评为优等，当时就叫“对策上第”。他由此而得到官职。郤诜升官颇快，当升任雍州刺史时，已是出镇方面的大员了。按当时惯例，皇帝和朝中官员要为他送行，晋武帝在送行时问：“你对自己评价如何？”郤诜谦然答道：“臣当年被推举为‘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我有如桂花林中的一枝，昆山群玉中的片玉。”引得晋武帝笑了起来，旁边的侍臣听出他口气谦恭中自诩甚高，遂立刻说：“郤诜无人臣之礼，应该免官。”武帝很大度地表示：君臣间开开玩笑，不必过于认真。此后，桂枝就成为比喻人材俊雅潇洒的专词。这个词在流传中，又同神话所说月中的不死桂树联系起来，产生了“蟾宫折桂”这一成语。古人把进入官场比为登月，对政府机构则美称为“凤池”，“凤池”一

语也有典故。西晋有位达官荀勖(xù)，由中书令升任尚书令，亲友们纷纷祝贺他升官。他却快快地说：“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原来，中书令掌管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机构“中书台”，既能亲近皇帝，又不必过问许多具体事务，其职实乃“美缺”。所以荀勖将中书台比为“凤凰”池。以后的人就用“凤池”来作为中书台的美称。“蟾宫”也好，“凤池”也罢，古代人对官员和官府是何等尊敬，由此可见一斑。可是遥远而飘渺的蟾宫、凤池又是如何与人现世的敬意联在一起的呢？这就不能不从人群中为什么会产生国家和官吏说起。

在中国古代的字书中，把官解释为“宀”和“自”字的组合。“宀”音“绵”，是有堂有室的深屋。“自”即“众”，众是对奴隶的总称。官的本意，是贵族在家庭中使用的奴隶。不过这类奴隶不是干粗活的。一本名为《说文解字》的书中说：“官，史事君也。”“史”在甲骨文中，很像个手持文簿的人。所以“史”是指“记事者也。”手拿文簿服侍贵族，就有点当代白领阶层的味道。他是管理众务的人。这样就有了“官者，管也”的结论。这个结论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吏”字。“吏”字是由史字化出来的，本意是“治人者也”。以史事服侍贵族，就是治人。官、吏者都是奴隶。但他们得主人信任，有能力代替主人督责其他奴隶劳作。他们在主人和奴隶之间，成为服从上命，指挥群奴的特殊人物。

人群中何以会分出君主、官吏和众人呢？这就要从“社会”说起。据社会学学者的意见：社会是指在实际生活领域任何相对独立的人类共同体。原始的氏族、部落，近代的民族，由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都可称为人类共同体。既然社会是人类共同体，我们就不能将社会视为单个人的简单集合，而应该把社会看作是人们彼此发生相互作用、联系、关系的总和。人类刚刚脱离自然状态时，各种关系均以血缘为纽带。古代的学者说：“昔

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即是在描述以血缘关系构成的人群社会的状况。不过古代思想家的描述，忽略了一种重要关系，就是“指挥与服从”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也是人从自然关系中带进人类社会的。现代的动物学家发现：在黑猩猩和猴的群体中，存在着等级制。也就是说，这类灵长目动物群体中，按年龄、性别、体力分为等级。高等级的成员，有获得食物、配偶的优先权。“优先”反映的是“指挥服从”关系。故我们可以推想，原始人群中必有这种关系。人群中有男女老幼，当 they 要为每天的食物共同劳作时，总要有人来分配具体活动。如果说采集植物时还允许每个人各自行动，根据自己的体力、识别植物的能力（智力）、口味（兴趣），分头进行的话，猎取大的动物就必须有一个协调、安排每个人的行动，以取得统一的效果。也就是起码需要一个掌握攻击时机，发出“动手”号令的人。没有这样的组织者指挥，没有其他人的服从，人群就没有统一的活动。群体也就难以维持了。

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群体中的习惯慢慢化为群体的传统和行为规则。比如这个群体认为狼是值得敬畏的，就以狼为图腾。认为某种植物是很可怕的，就禁止将其带回住地。崇拜和禁忌有意识的作用，也表现在举动上。意识难以捉摸，如某个人心中不敬畏狼，别人看不出，但如果他表现出来，就是犯规了。早期的人类遵守一些群体生活准则，是根据传统，并不问为什么，所以自觉的因素多。但自觉并不能起绝对作用。因而监督群体成员是否按大家认定的准则生活，又是必要的。群体中就出现了专门判断某个成员行为和意识是否正确的人。这个人与寻食活动中的号令人又有区别，他要熟知传统，要能以身示范。因此这种人常由群体中的年长者或被认为是有能力与各种神秘力量办交涉的巫师来充任。这种人因而也有了指挥权。

大约人进化到氏族公社时期时，氏族中有了两类首领。一类指挥氏族的迁徙、狩猎、战斗。一类处理氏族成员的思想、行为是否合规矩。这两类首领有时由一人兼任，有时二人分任。因为长者能思考、判断，却不一定能去野外射猎。而巫师的知识是要经过专门学习才能获得。他的威望还取决于他与神秘力量交涉的效果。因而氏族中不是随时都有能身兼两任的首领。可是不管怎么说，人群为了生存，就得有首领。为了生存，就得有管理、协调思想和行动的管理者。管理者要能管理众人，必须是行动敏捷、思路灵活、善于学习的人。他们由氏族成员推举而为首领。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需要管理者，是人类社会自身的要求。而被推举为管理者的，在原始时代，是具有先天优势的人才。体弱和智能稍逊者，是无法成为首领的。

人类在自己的早期需要管理者，虽有被迫的因素，就群体自身说，却是自愿的。原始人思维简单，不会发现人群在自然压力下需要首领这个道理。可是人在自身的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先是男子在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以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越来越普遍。后来家庭开始拥有私有财产。以父亲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慢慢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有了“家”，人们的生活就有了区别。家与家拥有的财产多少有别；父亲与父亲的体能与智力有别；子女的多少有别。原始共产主义在若干差别面前就有点难以维持了。氏族社会内部有了家庭，外部也有了新的联系对象。早先同一始祖的氏族，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人口增多，原来的居处不能容纳。人口太拥挤，势必会有同胞的兄弟分出另居，一支支分开，分开的支系间虽有血缘关系，地域却分属两处。为了表示大家同出一血缘，就用“姓”来表示。同姓，就是同血统。为了表示居处不同，就用“氏”来表示。无土则无氏。称“氏”就是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除血缘关系外，地缘关系成了氏族外部联系的关系。我们如果凭直感，会觉得上古时期人少地多，分开

的氏族间不会因土地发生纠纷。可是如细细想来，就会发现：当时的人能力有限，自然环境过于恶劣就不能生存。比如，当时人不会打井，故只能住在靠近水边的坡地上。这种坡地未必好找，为了争夺坡地，就得动武，要动武，同血缘的氏族就得联系在一起，于是有部落群。中国上古时，在今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河南沿黄河一带，就有“姬”姓、“姜”姓的部落群，古人称为“华夏”、“诸夏”。有部落群，还得有统一行动。于是各个氏族的首领集体推举一个联盟的首领。他在家是家长，在氏族中是首领，在联盟中是首脑。这个地位，就使他的氏族、家庭也有别于其他氏族、家庭。为了生存的联合，却强化了家庭、氏族中的等级。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舍弃一些自由。氏族内部的父权家庭，外部的联盟，就渐渐造成了利益有别的利益集团，人类一发现根据自身利益能组成集团这个方法，人类社会的关系就更复杂了。

由于私有财产的产生，使人类因血缘、体能而构成的等级制有了更现实的内容。优先原则不只是先吃、先占，且还有多吃、多占等极为明显的差别。不同等级的利益不平等更凸现出来。于是衡量利益得失的标准也分裂了。利益标准相同者结合在一起，就引发了与他人的矛盾。早期人类不是什么时候都用和平方式解决与他人的矛盾，暴力，即“以力相尚”就很有必要。可是暴力如直指外部，或许还不致完全破坏群体，而施于内部就会将群体破坏。为了限制无序的冲突和暴力，社会需要一个比联盟首长更强有力的人；需要一个比氏族首领会议更强有力的机构来仲裁、平息内部的矛盾，抵御外来的打击。于是国家应运而生。人为了生存，为了社会不至于在利益不同的集团冲突中垮台，无可奈何地交出了自己的一些社会权力，由一个叫“国家”的机构来协调整个社会。

上述这个过程可以在汉字中找到证据。在甲骨文中“父”字意为：“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亲在家中支配一切，定

下规矩，以手中的杖督责家人。古时协助君主者称“尹”。尹的古字与父字相近，只是手中的杖更大些。这表示他是本氏族中的众父之长，是氏族的首领。“君”字，据《说文解字》中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君就是众尹的首脑，发号施令用口，是国中最尊贵的人。中国早期的国家又称“邦”。在甲骨文中是在田地上树起标志的图形。也就是占有土地。如此看来，国家出现后，君、尹、父强制性权威加强了。邦国出现以后，氏族成员选举首领的习惯也发生变化。首领的地位渐渐变成总是由一个家庭把持。这当然就影响到推举邦君的办法。据说，尧是自愿把天下让给舜的，这就叫禅让。可是舜在接受天下的同时，却把尧的儿子丹朱给流放了。舜是被称为“圣主”的，圣主办的事一定不错。后来禹又接受了舜的禅让，禹也赶走了舜的儿子商。禹也是“圣主”，办的事也不会错。可是圣主一执权就把前任的儿子流放，这是什么原因？有学者以为，尧、舜、禹时根本就没什么自愿让位的事，让位都是被逼的。尧帝本想把位子给儿子，可是舜利用传统习惯为号召，挫败了尧。舜也想把位子传子，禹又挫败了舜。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经过一番战斗，保住了君主之位。以后禅让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邦君的位置由一个家庭传承。其他为尹的部落首领也都世袭。贵族政治开始了。

国家有了君主，还得有军队、行政司法机构和强制人民奉行的法律。国家机构、官职顺应潮流而生。贵族和君主的家庭成员进入国家机构，占据官职，就是最早的官吏。

人为着生存和发展，结成群体，结成社会；为着社会的安宁，也为自己的安宁，把自然存在的指挥服从关系日益复杂化，单个的、由全体自愿推举的首领变成群体的、强制社会成员接受的治人群体，这真是一种无可奈何却又势所必然的抉择。